

天 地 双 侠

郑
丰
著

四

上海文艺出版社



郑 丰 著

天观双侠

四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观双侠/郑丰著.-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321-3304-8

I . 天… II . 郑… III .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7824 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袁银昌

天观双侠

郑 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n.com

新华书店 经销 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72.5 插页 8 字数 800,000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册

ISBN 978-7-5321-3304-8/I · 2507 定价：80.00 元(共四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读者回函

衷心谢谢您购买我社出版的图书。请费心填写此回函，我们将不定期寄上最新出版信息。

姓名：_____ 性别：男 女 生日：____年____月____日

地址：_____ 邮政编码_____

电话：_____ E-mail：_____

您以什么方式得知本书出版的消息？

- 1 书店 2 网络 3 报纸 4 杂志 5 广播 6 电视 7 亲友推荐
8 其他 _____

您以什么方式购买本书？

- 1 书店 2 网络 3 邮购 4 其他

您对本书的评价：

- 1 好的 2 一般 3 较差 4 说不清

您的对本书封面设计的评价：

- 1 好的 2 一般 3 较差 4 说不清

您的对本书版式设计的评价：

- 1 好的 2 一般 3 较差 4 说不清

您对本书编校质量的评价：

- 1 好的 2 一般 3 较差 4 说不清

您对我社长篇小说出版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沿着虚线撕下这一页寄给我社。邮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文艺出版社文学室
丁元昌收 邮政编码 200020)

目录

第十部 三帮新主

第一百二十一章	又见浪子	847
第一百二十二章	聚义归心	854
第一百二十三章	降服逆子	861
第一百二十四章	入主青帮	868
第一百二十五章	比剑立主	874
第一百二十六章	龙帮新主	880
第一百二十七章	倒行逆施	886
第一百二十八章	开封大会	892
第一百二十九章	丐帮三哥	900
第一百三十章	三帮聚首	908
第一百三十一章	双飞之悔	915
第一百三十二章	亲情似海	921

第十一部 修罗面目

第一百三十三章	勇退千军	929
第一百三十四章	潜入敌营	936
第一百三十五章	宫中奇谭	942
第一百三十六章	密道邪功	948
第一百三十七章	重回苏州	955
第一百三十八章	探套敌情	962
第一百三十九章	偷袭前夕	968
第一百四十章	敌营遇险	974
第一百四十一章	争风吃醋	982
第一百四十二章	辣手煞星	989

第一百四十三章	美女出浴	995
第一百四十四章	死神禁脔	1001
第一百四十五章	谁是奸细	1007

第十二部 爱恨情仇

第一百四十六章	少主风平	1013
第一百四十七章	天风对决	1019
第一百四十八章	齐心抗倭	1026
第一百四十九章	狭路相逢	1032
第一百五十章	滩头速战	1038
第一百五十一章	挑灯设阵	1045
第一百五十二章	伊贺武尊	1051
第一百五十三章	至交反目	1058
第一百五十四章	天宝定情	1065
第一百五十五章	内奸伏诛	1073
第一百五十六章	浪子难题	1080
第一百五十七章	恶恶相克	1087
第一百五十八章	疯狂血魔	1094
第一百五十九章	生死一线	1100
第一百六十章	惊世之战	1107
第一百六十一章	何谓仇恨	1114
第一百六十二章	何谓真情	1120
后记	我写《天观双侠》	1127

第十部 三帮新主

Tian guan shuang xia

第一百二十一章 又见浪子

却说赵观在邵十三老、李四标、田忠等人的簇拥下离开大漠，南行进入陕西境内，沿黄河而下，经河南郑州，再南下湖北武汉。赵观早从众人口中得知总坛情势尚不稳定，他虽有诸位大老的支持，但总坛中仍有多方势力公开宣称不服他继任帮主，其中声音最大的正是赵自详的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婿。赵帮主的众子孙中只有四女婿祁奉本忠于老帮主的遗命，全心拥护赵观继位，其余各人不但极力反对赵观入主青帮，更互斗激烈，公然争夺帮主之位。

赵观心知眼前的道路并不好走，便专心筹划入总坛即位之事，日夜与帮中大老长谈计议。这日一行人来到了郑州，赵观连日来被帮中事务弄得烦恼已极，便独自出去饮酒散心。他来到河边一间酒楼，眺望河中来往的船只，心想：“这许多人急急忙忙地来往航行，都在忙些什么，争些什么？嘿，我自己又在忙些什么，争些什么？”

正自思索，忽听一人大声道：“来两壶白干，我要跟久违故人喝个痛快！”

赵观一怔，只觉这声音好熟，忙转头去看，却见一个汉子独自坐在角落一张桌旁，留着须髯，满面风霜，竟是久别未见的浪子成达！

赵观惊喜交集，起身叫道：“成大叔！”

那汉子果然便是成达。他抬头望向赵观，微微一笑，说道：“赵观，好久不见啦。”赵观心中激动，冲上前去，一把抱住了成达，红了眼眶，说道：“成大叔，我想你想得好苦。”

成达见他真情流露，不由得十分欣慰感动，拉着他坐下，说道：“好小子，你长大了许多。”赵观笑道：“你却一点也没老，仍旧风度翩翩，不愧是天下第一风流浪子！”

成达哈哈大笑，说道：“小子嘴巴甜。年轻时风流胡来也就罢了，我现在老头子一个，哪里能跟往昔相比？赵观小子，你的事我听见了许多，不错，不错！义气深重，艳福不浅，连朝鲜公主都对你死心塌地，我浪子当时可选对了传人！这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好，没有堕了我浪子的威风！”

赵观笑道：“我怎敢堕了你的威风？只怕我夺走了你天下第一浪子的称号，你要大大恼我，不肯将你的风流秘诀传授给我了。”成达听了抚掌大笑。

小二送上酒来，成达倒了两满碗酒，二人相对饮尽。赵观难掩心中欢喜，问道：“成大叔，你怎会在此？是来找我的吗？”

成达点头道：“不错。我来找你，是想托付你一件事。”

赵观正色道：“大叔请说，我一定尽力办到。”

成达望着他说道：“我听说你做了青帮帮主，这便去往总坛去就任，是吗？”

赵观道：“是。承蒙大叔庇荫，众前辈错爱，我实在担当不起。”成达摇头道：“你担当得起。事实上，青帮之中也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担当此位。”

赵观没想到成达会如此抬举自己，微微一呆，说道：“大叔谬赞了。我知道自己有几分斤两，这帮主之位，实在是当之无愧。”

成达道：“我不是随口说说。你听我道来。赵自详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有个毛病，对自己的子孙家人太过纵容。他赵家子弟在青帮总坛势力庞大，张扬跋扈，擅自夺权，这问题存在已久，直到赵自详去世之后才一举爆发出来。青帮中人都知道这帮赵家子弟不是材料，绝不可让他们执掌帮主大权，但要找别人去做帮主，他们却又会不服闹事。赵自详、劭十三老、李四标他们找上你，确是一着高棋。你向我学过武功，人人认定你是成老帮主的后嗣，赵自详立你为帮主，名正言顺，便不怕他的子孙借题发挥，纠缠不清。”

赵观点头道：“我原也料想是如此。”成达道：“加上你本身有勇有谋，机智重义，是个难得的帮派人物，他们推你去做帮主，便是料准你有办法将这位子坐得稳实。赵观，我知道你的性子，做不做这帮主

都无所谓，你自己拿主意便是。若是想做，就要将它做好了，不要丢了我的脸。”赵观点头道：“我已答应了青帮中人，这帮主嘛，自是要好好干的。”

成达点了点头，笑道：“你肯去干，肯去吃这个苦头，那也很好。你记着我的话，这番回总坛就位，还有得你麻烦头痛的。赵观，我只想嘱托你一事。不论赵家子弟如何胡闹妄为，嚣张无礼，你都莫要对他们太过狠绝。我盼你当上帮主后能善待赵家子弟，顾全我成家和赵家数代的交情。”

赵观肃然道：“成大叔，我一定遵照你的话去做。”成达一笑，说道：“那我就放心了。你尽管放手去干，只要在紧要关头时想起我的话，记得手下留情，别伤他们的性命便是。喂，赵观，咱们多年不见，别再谈这些煞风景的事。来来，咱们一边喝酒，一边好好叙旧，才是正经！”

赵观知道相见难得，便与成达互述往事近况、风流事迹，尽兴倾谈，相对大笑，畅怀共饮，直至夜深。

次日赵观酒醒以后，成达早已飘然远去。他心中一阵怅惘，心想：“成大叔对我恩义深重，我可不能辜负他的嘱托。那些赵帮主的子弟听来不好对付，我尽力包容便是。”

却说赵观与众大老继续南下，又行数日，便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河南郑州分坛为敌攻破，坛中二十余名帮众被人乱刀杀死，下手的竟是龙帮中人。龙帮并向总坛投递战书，公然挑衅，扬言要与青帮一决死战。

总坛赵家子弟抓紧了这个机会，纷纷遣人送信来给赵观，有的要求他立时上龙宫兴师问罪；有的责问他怎能容许这等事情发生，让青帮丢尽颜面；有的指斥他无威无德，方引起龙帮心生轻视，以致对本帮挑衅。各信用词激烈，直斥其非，毫不客气，好似赵观尚未回总坛接位，便已成为青帮的大罪人，理当自刎谢罪，以安众心。

赵观一时之间得闻噩耗，又收到这许多封存心不良的信件，皱眉心想：“总坛这些家伙借题发挥的本事当真不小，且先不去理他。河

南郑州的事颇有蹊跷，龙帮和我向来河水不犯井水，好端端的怎会突然来向青帮挑衅？”

他一时想不清头绪，便请了李四标、田忠等来同商此事。田忠正是郑州乙武坛主，听说手下惨遭杀戮，义愤填膺，大怒道：“龙帮定是看前帮主大丧，帮中不定，才出手偷袭，借以扩展势力！帮主，我们这就上龙宫去找他们算账！”

赵观沉吟道：“龙帮与我青帮素无仇恨，为何要下此毒手？青帮不定，难道龙帮就定了？凌二哥离开后，龙帮由谁执掌？”

李四标道：“他们上回来信中说，是由凌二夫人和郑女侠同时执掌。听说郑女侠不久前离开龙宫去往北京，此刻主掌龙宫的应是凌二夫人。”

赵观皱起眉头，心知背后主使者若是云非凡，事情便甚是棘手。他没想到自己还未即位便遇上这等大事，吸了一口气，心想：“这事定须先联络上宝安，再行处理。如今之计，当先安内，再攘外。”当下说道：“我们先回总坛，再做计较。田大哥，请你实时回返郑州，查明出手的是否真是龙帮，还是有人陷害栽赃，并替众位受难兄弟好生安葬，办理后事。切不可轻举妄动，我二帮素无仇隙，若陷入互相仇杀争斗，死伤必多，积怨难解，无有了局。一切等我号令。”

田忠听了赵观的话，涨红了脸，欲语又止，显然压不下这口气。赵观望向他，说道：“田大哥，我们不是不报仇，只是时候未到。若要报仇，自要找到正主儿。莫要像少林派那样认错凶手，冤枉好人，遭天下人耻笑。就算认清了正主儿要报仇，也要从长计议，一出师便有必胜的把握，才不会堕了青帮的威风。”田忠听他说得有理，点头应承，领命而去。

赵观便与劭十三老、李四标、祁奉本等连夜赶回武汉。在总坛等着他的，却比预料中还要糟糕；不但没有任何迎接继位帮主的排场，更有数十名帮众严密把守总坛门口，不让众人进去。这是赵观第三次来到总坛，第一次是初任辛武坛主时跟着李四标前来觐见赵老帮主；第二次是武丈原之役后从泰山回到总坛，受到帮众热烈的欢迎；这次以新任帮主的身份回来，竟然被拒在门外，情况变化之剧，实令

人再也料想不到。

几个大老眼见情势不对,只好请赵观先在武汉的一间客店落脚。邵十三老和祁奉本原是总坛的执事,见到总坛成此局面,都是变了脸色,连忙派亲信手下去探查情况,才知此时总坛千来名帮众已分别归附于赵家子弟的各流各派,将拥立赵观的邵十三老的两百名手下都扣押了起来,打定主意要废除赵观,另立帮主。赵家各派拥护的对象不同,数月来争斗激烈,相持不下。势力最大的四派首领分别是赵老帮主的大儿子赵恭诚,三儿子赵恭礼,四儿子赵恭信,和二女婿米为义。这四人自己听说赵观来到武汉,却更未出来相见,只有赵恭礼派儿子送来一桌简陋的酒席。

赵观见此情势,不知该怒还是该笑,说道:“这几个家伙胆子不小。立我继位的是他们的丈人老子,赵老帮主尸骨未寒,他们便闹成如此!”

马宾龙是个血气冲动的汉子,闻讯勃然大怒,拍桌道:“这几个狗崽子,待我率人闯进去,将他们全数擒杀了!”

邵十三老老成持重,阻止道:“赵家子弟在武汉势力庞大,我们离开时原派了两百名亲信弟子看住赵家的人,没想到他们竟如此大胆,将我们的手下全抓了起来。现在我们投鼠忌器,不能跟他们硬来。”

李四标道:“邵十三爷说得是。待我派人去跟他们交涉,看他们能否顾及兄弟之义,先放出了十三爷的手下。现今我们身边带的人手不够,硬打是不行的。再说,自己兄弟,为了争夺帮主之位而大打出手,总是不好。”

赵观不熟悉总坛形势,便道:“好吧,便请四爷和邵十三爷派人去总坛,跟赵家几位交涉。”

岂知派出去交涉的人竟一去不回,却是又被赵家诸人扣留住了。如此过了两日,交涉全无结果,仍是僵持的局势。

赵观知道自己若再不行动,赵家众人更要将自己看扁了,一旦失去威势,要坐上帮主之位便更加困难。但他辛武坛的亲信手下都不在身边,无法任意指挥,甚感不便,心中反复思虑对策,却始终无法定夺。

第二日傍晚，他独自坐在客店中皱眉筹思，忽听门口微响，却是李彤禧推门走进，说道：“赵大哥，你若不介意，让我陪你谈谈，好吗？”

赵观眼睛一亮，忙拉着她坐下，笑道：“彤彤，我怎会如此糊涂，竟忘了去请教你的高见？”

要知李彤禧乃是一位拥有安邦治国大才的长公主，曾在数月之内清除政敌，主掌汉京政局，辅佐兄弟安稳坐上朝鲜王之位，什么政治风浪未曾见过，赵观此时继任帮主所面对的种种阻碍，在她眼中实是小事一桩了。

李彤禧微微一笑，说道：“赵大哥，我没有什么高见，浅见倒是一些。说出来让你斟酌一下，你也不必全数听信。”

赵观点头道：“你请说吧，我正好跟你谈谈我的打算。”

李彤禧道：“我当时在朝鲜的政变之中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要降服你的敌人，须得先彻底认识你的敌人。你对这几个赵家子弟知道多少？他们有什么弱点，最害怕什么？须得先摸清楚了，才能针对他们的弱点下手。”

赵观点头道：“我前两次来到总坛，都只短短停留数日，未曾深入接触赵家子弟，对这几个家伙的底细知道得确实不多。这几日我已派人探查清楚，心中有了个底。”

李彤禧道：“一旦你知道了他们的为人，便须先使出严厉威猛的手段，让他们对你心生敬畏，不敢轻举妄动，之后再用怀柔的方法，稳定人心。”赵观笑道：“是了，这就是先扮黑脸，再扮白脸的道理。我原想好好吓唬他们，让他们知道厉害，但又不能真的对他们痛下杀手。”李彤禧微笑道：“正是。你名正言顺，原本不必怕他们。”

赵观沉吟道：“说是名正言顺，对这些人来说也只是耳边风。赵老帮主的遗命是经由我身边几位大老传来的，总坛众人又怎会不知？”

李彤禧道：“知道归知道，赵家子弟心中不服，定会散布各种流言，令帮中兄弟不能确定。因此你在对付赵家兄弟之前，须得让总坛的帮众清楚你才是名正言顺的帮主，而那些赵家子弟只是趁机作乱的祸源。一旦帮众都归附了你，赵家子弟就无法再兴风作浪了。”赵

观点头道：“这一步确实重要。我自己出来说是不行的，该倚赖谁替我出面，取信于人？四爷吗？”

李彤禧道：“四爷在帮中威望虽大，在总坛却并没有实际势力，你不能倚赖他。赵家子弟并非草包，想必已试着拉拢四爷，让他知道就算你无法当上帮主，他的地位都可保无虞。”

赵观嗯了一声，说道：“但我是四爷一手提拔起来的，我若做上帮主，对他只会有莫大好处。”李彤禧摇头道：“四爷对你是会讲义气的，但他也是个老江湖，深切知道这场帮主争夺战的危险和后果。他若置身事外，便能明哲保身，仍旧坐稳帮中第二把交椅；若是挺身为你争取，或许将卷入漩涡，反遭其害。”

赵观沉吟道：“那么邵十三老和祁奉本呢？”李彤禧道：“祁奉本忠厚无才，在这紧要关头派不上用场。邵十三老才是取得帮众信服的关键。他跟随老帮主日久，在总坛资历深厚，他出来说话，大家不能不听。但是有一事你得小心：邵十三老若从未见识过你的手段，对你的信心恐怕未足；其次，他跟你并不相熟，不一定会愿意为你卖命。年大伟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只要有利可图，他便会为你效命。田忠是最会让你讲义气的，可惜他去了郑州。”

赵观听了，不由得暗暗点头，陷入沉思。

第一百二十二章 聚义归心

李彤禧用心细腻，跟随赵观从大漠回到中原的这一路上，早将这几个青帮大老的人品底细看得十分清楚。她知道赵观精明细心，想必也已摸清了身边各人的心性，只是他跟帮中兄弟素来只讲义气，不愿往人心的阴暗面看去，对别人的机心私虑并不去深究，不如李彤禧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得这般透彻。

赵观沉思半晌，心中已拟定了主意，抬头道：“彤彤，你说得真好！我这就去找邵十三老。”

李彤禧微微一笑，说道：“也不必那么急，我还有话要跟你说。”赵观拉着她的手笑道：“你快说，我什么都听你的。”

李彤禧道：“这其中还有一件棘手的事，你得尽快处理。”赵观道：“你是说龙帮的事？”李彤禧点头道：“正是。你要收服人心，龙帮这件事须得当大事来办，切不可显出半分畏缩退让。你若处理不当，别人很容易便能抓着把柄，将你从帮主之位上拉下来。”

赵观叹了口气，说道：“这件事，我须得先找到龙帮的郑姑娘，才能处理。”

李彤禧奇道：“郑姑娘？龙帮的首脑莫非是个姑娘？”赵观道：“这位郑姑娘，便是小三儿的师妹，也就是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女子。”李彤禧恍然道：“原来是她。昊天对她一往情深，我倒真想会会这位闻名已久的郑姑娘！”

赵观道：“事不宜迟，我这得开始着手安排了，明天一早，你等着看好戏便是。”李彤禧望着他微微一笑说道：“赵大哥，我知道你不论想做什么，都一定能成功的。”

赵观笑道：“可不是？我想要亲亲我的好彤彤，这就能成功了。”

说着抱着李彤禧，在她唇上深深一吻。李彤禧脸上绯红，嗔道：“你这轻薄儿！快去吧。等你事情办完了，再来陪我不迟。”

赵观一笑，出门而去，径去找邵十三老。

次日清晨，青帮总坛门口的广场上搭起了一个极大的祭坛，挽联四垂，白烛高烧，招魂幡迎风飘扬，银纸钱灰随风飞舞。祭坛之旁坐了一列灰衣僧人，手敲木鱼大磬，沉声诵念经咒。大批帮众身上戴孝，成列进入灵堂跪拜哭泣，场面极为庄重肃穆。

总坛帮众听到外面声响，都大为奇怪，纷纷奔出来看，悄悄向人打听，才知当日正是老帮主的十七。青帮帮众对赵老帮主素来尊重，眼见总坛之前摆起了十七的祭坛，一来自责自己怎能忘记这重要日子，二来惊讶在总坛外设坛祭拜的这等大事自己怎能毫不知情，都匆匆赶去祭拜。但见当中坛上供着的正是老帮主的神主灵位，鲜花香果，一应俱全，跪在主祭位上的是个年轻男子，身上披麻戴孝，眼睛哭得红肿，正是赵观；在他身旁陪祭的却是总坛大老邵十三老。

总坛帮众见此情状，都是面面相觑，心中不禁想：“今儿是老帮主的十七，赵家子弟竟然毫无准备，这算什么尊重先人？反倒是这赵观在此主祭，并有邵十三老相陪，看来老帮主确实属意传位给他，他也知道孝敬先人。”

这个念头一起来，帮众不免争相走告，木鱼经咒声中，从总坛出来的帮众越来越多，纷纷来老帮主的神主前祭拜。赵观在坛前回拜，行礼如仪。邵十三老、李四标等看在眼里，心中都暗自佩服，知道帮众来此祭拜，便算承认了赵观是这场大祭的主祭，也等于间接承认了他继任帮主的重要地位。

赵家子弟自也听说了消息，大惊赶出来看，见到赵观竟摆出公祭的场面，自任主祭，都不由得脸上变色。四子赵恭信素来凶狠蛮横，顿时大叫大嚷起来，叫道：“不准祭，不准祭！来人，快去将那小子抓了起来，将老帮主的神主拿回来！”

他的十多名亲近手下便闯入祭堂，围上去抓赵观。但见那几个手下奔到赵观身前，便停步不敢再上前，赵恭信一呆，奔上去看，却见